

清华校庆日的由来

○徐振明（1970精仪）

近90年来，清华一直将校庆日（周年纪念日）确定为4月29日（公历），实际校庆活动的举办日也考虑到上述因素有所调整。但因至今我们未查阅到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的原始记录档案，加之现今发表的某些史料著作中对清华学堂开学过程有不同的叙述，引起了社会上包括清华校内的一些同志对清华校庆日由来的关注，他们呼吁我们要认真考证一下清华校庆日的来历，查清4月29日成为清华校庆日的由来。为此笔者查阅了清华开学之初至1937年之间的《清华周刊》、《清华副刊》、《清华年刊》、《清华校刊》、《清华年报》、《清华一览》等清华早期文献资料，发现早在八、九十年前，清华校方早已把4月29日（公历）确定为清华校庆日。在上述清华早期文献资料中还有大量详细的校庆纪念活动的记载——

1. 《清华周刊》No. 279, 1923. 4. 27, 记述有：“周年纪念庆祝 本月二十九日为本校周年纪念日，是日适值星期日，故提早于二十八日举行庆祝大会……”

《清华周刊》No. 280, 1923. 5. 4, 记述有：“庆祝十二周年纪念志盛四月二十九日我校十二周年纪念日，本校特于先一日举行庆祝大会……下午二时举行庆典于新礼堂……庆祝会后有教职员旧同学及在校同学棒球比赛……六时旧同学在工

字厅聚餐……七时余新旧同学又齐集于新礼堂……七时半始演法文剧……”

2. 《清华校刊》No. 311, 1924. 4. 25, P28, 记述有：“本校之周年纪念日，为阳历四月二十九日，今年为第十三届周年纪念日……”

《清华周刊》No. 312, 1924. 5. 2, 记述有：“专记十三周年庆祝大会 本校十三周年庆祝大会，已于本月廿六日在校举行庆祝。下午二时即齐集大礼堂内……”

3. 《清华周刊》No. 343, 1925. 4. 27, 记述有：“周年纪念预志 本月二十九日，为本校第十四届周年纪念之期，曾由校中委派筹备委员七人，进行其事……纪念日期，定为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午后举行。是早照常上课。四月二十九日不放假……”

《清华周刊》No. 345, 1925. 5. 1, 记述有：“周年纪念志盛本校十四周年纪念会于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举行，会序分三部分，第一部为庆祝大会，于大礼堂举行……四时余第二部会序开始，兵操营阅兵……晚八时半第三部会序开始，大礼堂开俱乐部也……”

P28, 记述有：“1915年毕业生10周年返校纪念……独占一桌……”

4. 《清华校刊》No. 28, 1927. 4. 26, 第三版, 记述有：“周年纪念大会预告月

之二十九日，为清华诞生十六周年纪念之期，校中以去岁十五周年，因军事关系未能大加纪念，故拟于本年开大规模之纪念会，但该日适逢星期五，恐京中同学不便来校，故改在星期六（三十日）举行……”

《清华周刊》No. 29, 1927. 5. 3, 第二版，记述有：“本年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于四月三十日举行……午后三时在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

5.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No. 63, 1929. 5. 3, 第三版，记述有：“四月二十九日为本校十八周年纪念，其纪念典礼及庆祝大会提早于二十七日举行，是日下午三时先举行纪念典礼……”

6. 《清华周刊》No. 484, 1930. 3. 30, P75, 记述有：“十九周年纪念筹备庆祝预志 四月二十九日为本大学十九周年纪念，届时自应所表示，以资庆祝……”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No. 171, 1930. 5. 7, 记述有：“四月二十九日为本校大学第十九周年纪念日，本年为便于毕业同学返校起见，改在五月四日举行庆祝……”

7.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No. 281, 1931. 4. 6, 记述有：“本校二十周年纪念刊筹备会启事……（三）本年四月二十九日为母校二十周年纪念，……”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No. 291, 1931. 5. 8, 记述有：“本校二十周年纪念及新建筑落成志盛本校于五月二日举行二十周年及生物学馆、气象台、新宿舍落成典礼。吴校长……以及各处招待员在各处招待来宾。上午九时举行二十周年纪念

庆祝典礼，下午一时半到三时，举行新建筑落成典礼，三时至五时来宾茶话、国术表演……六时……聚餐……”

8.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No. 399, 1932. 4. 29, 记述有：“校长办公处通知第九号 本月二十九日为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日，照章放假一日，并于上午九时举行纪念典礼，以资庆祝。此布。”

《清华周刊》No. 535, 1932. 4. 23, P89, 记述有：“本校二十一周年纪念，原订二十九日举行仪式……兹因是日适为星期五，校外同学多因职务关系，回校诸多不便，经二十一周年纪念筹委会讨论，议决纪念仪式及招待毕业同学分于二十九及三十日两日举行，特改序如下……”

9. 《国立清华大学周刊》No. 501 1933. 5. 4, 记述有：“本校周年纪念会纪事 四月二十九日为本校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是日上午七时校长及教职员同学在体育馆前行升旗礼。九时在大礼堂举行纪念典礼，开会后由校长致词……旋由毕业同学陈衡哲女士及在校同学代表徐雄飞君先后答词，后即请来宾邵元冲先生讲演。讲毕散会。”

《清华副刊》二十二周年纪念特刊 1933. 4. 29, P13, 记述有：“本月二十九日为本校二十二周年纪念日……上午七时升旗礼，九时纪念典礼……下午一时级际夺旗比赛，二时图书馆开幕典礼，二时至四时……比赛，四时至六时茶会，八时至十时大礼堂音乐会，十时操场野火。”

10.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No. 571, 1934. 4. 29, 记述有：“校长办公处通告第114号 本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在大礼堂举行校二十三周年纪念式并敦请何部长应

□ 史料一页

钦讲演。此布。”

《清华副刊》Vol. 41, No. 71, 1934. 5. 7, P184, 记述有:“举校同庆二十三周年纪念日……是日校门口特扎牌楼一方……莅止者千余人,党国要人何应钦亦来讲演,并赠匾额一方,文为“乐育英才”……九时半举行升旗典礼……纪念仪式于十时开始……游艺会于晚八时开始,二时余(笔者注:4.30晨)方散。”

11.《国立清华大学校刊》No. 656, 1935. 5. 2, 记述有:“举行二十四周年纪念典礼志略 本校廿四周年纪念典礼,于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在大礼堂举行。到教职员、校友、学生等千余人。奏乐开会行礼如仪后,首由主席梅校长致词。……明日——二十九日为本校成立二十四周年纪念,但因今日星期日,为校友来校团聚较便,故于今日举行纪念……”

从上面摘录的材料中看出:

(1)从1923年清华第十二周年纪念活动开始,清华报刊的通知、通告、启事、纪事等文献中已明确提出公历4月29日为清华校庆日(周年纪念日)。但学校校庆庆祝活动的举办日不一定在4月29日,但均围绕校庆日的前后,举办日期在4月底,或5月初。具体日期的选择上多为星期六,也有少数选星期日。

(2)早期清华校庆庆祝活动的举办日多选在星期六的原因是:

(a)庆祝活动中含有来宾参观学校的教学讲课情况,一般星期六上午不放假,学生照常上课,“九时至十一时有教授试验英文德法文理化生物心理诸科”。为来宾参观教学活动提供方便。

(b)活动规模较小,来宾人数不多,

校庆活动的组织工作量不大,特别是毕业的老校友返校人数还不多,邀请的外宾名人也较少。

(c)庆祝日下午有体育比赛,晚上有文娱活动,一般晚上活动结束时间都较晚,有时活动延续到第二天晨“二时余方散”。第二天恰好是星期日,同学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不至于影响到后续的上课。

(3)后期的校庆庆祝活动举办日有逐渐选择星期日或周六、周日两天的趋势。

(a)校庆庆祝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如纪念庆祝活动包括参观校园、观摩课堂教学、成绩展览、升旗仪式、纪念典礼、军体操表演、体育比赛、夺旗比赛、校友茶话会、招待餐、文娱演出、电影、野火晚会……活动繁多,一天已安排不下了。

(b)毕业校友增多,返校参加庆祝活动的校友人数增加,最后的几次周年纪念典礼“到教职员、校友、学生等千余人”,1925年的第十四周年纪念会已有1915年毕业10周年的同学集体返校参加纪念活动,聚餐时已“独占一桌”了。接送、吃住等组织活动一般在周末较为方便,有时也跨过一天的时限了。

(c)校内外来宾不断增加,初期才五十余人,后来扩大到千人。特别校外来宾有党国要人、教育部、外交部官员、社会、企业、学界名人、清华毕业老校友等,校外来宾多因“职务关系,回校诸多不便”,平时工作脱不开身,周末出行方便,故将校庆活动的举办日选择在星期六、星期日两天。

根据上述查找的文献档案资料分析推断,清华学堂的正式开学日是公历1911年

4月29日，农历一九一一年四月初一日。所以清华的校庆日（周年纪念日）应为公历4月29日。虽然我们至今尚未查阅到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的原始记录档案，但清华至少在89年前（1923年）就已正式将4月29日（公历）确定为校庆日，并一直延续至今。

清华1923年以前的校庆日（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的举办日多在5月份，活动的举办日多围绕农历四月初一日前后，多选择星期六。1923年以后，清华明确规定4月29日为校庆日。校庆活动的举办日期有所变化，开始时围绕4月29日的前后，

或4月，或5月，多选择在星期六；后来因返校校友增多，来宾增加，活动增多，校庆规模变大，故将校庆活动的举办日多选择在星期六、星期日两天。继后又因返校清华毕业老校友和校外来宾越来越多，而他们平时有职在身，回校不便，为方便他们来校参加校庆，校庆活动的举办日又慢慢向星期日过渡。再后来，为了使校庆活动举办日和4月29日的校庆日联系紧密以及方便学校的月度工作计划安排，校庆活动举办日逐渐演变为现在的每年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的做法，最终形成惯例和共识。

由父亲寄给巴金的一封残信说起

○曹彭龄

（一）

2008年6月末，收到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寄赠的《写给巴金》一书，其中收有父亲曹靖华1948年11月22日写给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巴金兄及文化生活社：

弟已迁入清华……⁽¹⁾如故，祈释念。清华同学组有……⁽²⁾图书馆□，专收内容坚实书刊，供全体同学阅读，管理亦由同学负责。唯同学物力有限，购书匪易，望祈将大着及贵社所刊各书见寄，使数千青年阅读，则嘉惠学子，感同身受也。再叙，顺祝刻安。

弟 靖华 上
十一、二十二

（文化生活⁽³⁾往京敝寓所汇版税，已收到。以后每次仍按京寓花四址结汇）

下附原编者注释：

(1)原件此处残缺。

(2)原件此处残缺。

(3)“文化生活”、“文化生活社”均指巴金曾经担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

父亲是何时认识巴金先生并同他交往与通信的，已无从考证。我们知道巴金先生不仅是著名作家，也是编辑家、翻译家、出版家。正如他晚年写的回忆文章中说：“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的编辑和翻译方面。”1935年5月巴金、吴